

郑|成|功|家|世|考

张宗洽

确斋公和乐斋公

南安康店乡郑成功坟墓的墓碑上刻有：“乐斋公暨妣郭氏”、“五世祖、六世祖、七世祖”等字。乐斋公究系何人？据郑经所撰《橄榄山墓志》云：“乐斋公，经七世祖也”。据最近新发现的《郑氏家谱》载：“确斋公，讳楛，字用楛。井居公长子。避倭难走扬子山下被害。妣许氏，葬娘子宫下。子六：辉（殇）、盟、耀（出家）、魁、绎（出家）、浩（殇）”。

“乐斋公，确斋公次子。讳盟，字日盟。妣郭氏，合葬康店山大墓。子五：贡、谦、省、荣、志。”如果我们把郑经《橄榄山墓志》等的有关记载和《郑氏家谱》的上述记载加以对照研究，就可以发现两者完全符合。查《橄榄山墓志》云：“长玄伯祖悦斋公附于左，三玄伯祖妣王氏附于右，玄祖于野公暨祖妣许氏，玄叔祖深江公暨妣郭氏俱附葬于前”。金门发现的郑经所撰《皇明石井郑氏祖坟志铭》也说：“于野公暨妣许氏，经之六世祖也，与叔祖深江公为伯仲，暨叔祖妣郭氏俱附葬康店大墓”。显然，《郑氏家谱》所载的郑贡即“悦斋公”郑省即“三玄伯祖”，郑荣即“于野公”，郑志即“深江公”。

这样，我们可以明白，乐斋公的坟墓原来葬的除乐斋公郑盟及妣郭氏之外，还附葬了长子郑贡（悦斋公），三子郑省之妻王氏、四子郑荣（于野公）夫妇、五子郑志（深江公）夫妇。

到了康熙八十三年（1699年），郑克塽归附清朝后的十六年，又将其祖父郑成功、父亲郑经和“曾大父（芝龙）灵主，曾祖母翁（即成功母日本人田川氏）、祖母董、母唐”等的灵柩附葬在这康店山大墓内。对郑克塽来说，如以乐斋公为一世祖，则郑芝龙就是五世祖，郑成功就是六世祖，郑经就是七世祖。因此，墓碑正中下方的“六世祖”。实际上就是指的郑成功。这座坟墓准确地说是郑氏五代（乐斋公父子二代和郑芝龙、郑成功、郑经三代）合葬的大墓。谈它是郑成功的陵墓当然也可以。

关于确斋公，《郑氏家谱》说他是“井居公之长子”，这对考证郑氏先世世系关系重大。以往，中外学者在研究郑氏先世世系时，多据《石井本郑氏宗族谱》一书，但此书自六世至九世缺载，中间断了这几代，致使郑成功究竟是那一支派的后裔，便难以断定，许多学者虽然作了种种猜测，但多谬误。现在，我们根据《郑氏家谱》这个记载，对郑氏的先世（六世以上）世系可以准确无误地排列如下：隐石公（郑髌）——隐泉公（郑岱）——砥石公（郑栻）——纯玉公（郑砺）——井居公（郑亮）——确斋公（郑楛）——乐斋公（郑盟）。

西庭公和象庭公

关于郑成功的祖父象庭公，曾祖父西庭公的生平，《郑氏家谱》是这样记载的：

“西庭公，于野公之子。讳瑑，字德重。诰赠镇国将军。妣李氏、锺氏、继吾氏、谭氏。子二：士俦，锺出；士表，谭出”，而士俦，字毓觐，号春庭公，“妣黄氏，无出。继黄氏。子二：芝螯；芝兰，太学生”。士表，字毓程，号象庭公，即郑成功的祖父。

这条新资料，据作者的初步研究当是可信的。一、郑经所撰《皇明石井郑氏祖坟志铭》中云：“西庭公谭氏妈原葬陈厝乡”。所称“谭氏妈”即家谱所载的西庭公第四个妻子谭氏。二、“耿继茂等题为郑鸿逵之子及郑芝豹生母等投诚事本”（载《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》第22页）中记载郑芝豹生母黄氏称芝兰为“侄”，黄氏是士表之妻，芝兰是士俦之子，在档案中黄氏称芝兰为“侄”，这与郑氏家谱的记载也相符。

如果我们承认《郑氏家谱》的记载可靠，那么关于西庭公就有两个问题须要重新探讨：一、日本人叶山高行所撰《善庵随笔》称郑成功的曾祖父名“寿寰”，这与《郑氏家谱》完全不符，值得怀疑。二、南安石井地方传说，郑成功的曾祖母死时，家贫无力营葬，其二子只好用米篮纳尸，草草收埋，至今石井尚有“米篮墓”，相传即成功曾祖母之墓。传说反映西庭公家境可能很穷困。但现在据《郑氏家谱》，西庭公先后竟娶了四妻，谭氏妈又系葬于“陈厝乡”，则其家境是否真的很穷困，也令人不能无疑了。

关于象庭公，《郑氏家谱》载：“象庭公，西庭公次子。讳士表，字毓程，诰赠镇国将军，葬南安三十三都金坑山。妣徐氏，诰赠镇国夫人，葬晋江□都大觉山。黄氏，诰封镇国夫人。子五：芝龙；芝虎；芝麟，殇；芝凤，官名鸿逵。俱徐出。芝豹，黄出”。

这告诉我们：郑成功的祖父象庭公原来名叫郑士表，字毓程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发现。过去，中外学者在研究郑氏家世时，都是根据江日昇《台湾外纪》等书，认为郑成功的祖父名“绍祖”，字“翔宇”，日本许多著作还进一步推断日本文献中的“祖官”即“绍祖”的别称，几乎已成定论。现在，根据家谱，都应予校正。至于家谱记载西庭公和象庭公二人都“诰赠镇国将军”，这显然是因为郑芝龙等显贵之后朝廷诰赠的，并非实职。

郑成功的祖母姓氏为何，这也是过去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。不少学者都认为她姓黄，台湾学者廖汉臣先生在《郑氏世系及人物考》中也说：“绍祖的嫡配姓黄，后娶继室姓氏未详”。现在，发现了家谱，问题可以顺利解决。原来象庭公先娶徐氏，生芝龙等四人，后娶黄氏，生芝豹一人。徐氏是芝龙生母、黄氏是其继母。考郑经《皇明石井郑氏祖坟志铭》中也说：“祖妣徐氏，原葬大觉”，与家谱记载完全吻合。徐氏先死，“诰赠镇国夫人”，黄氏则享高龄，“诰封镇国夫人”。郑成功起兵之后，黄氏尚在，不但长期与芝豹住在安平，料理家务，还经常参予国政，对郑成功施加影响。清廷在迫郑成功投降时，也时时以这位年迈的“令祖母”相威胁。现在我们知道她实际上是郑芝豹的生母，郑芝龙的继母。

郑芝龙兄弟

邵廷采《东南纪事》、吴伟业《鹿樵纪闻》和《福建通志》等书几乎都认为郑芝龙有四个兄弟，即长芝龙，次芝虎，三芝凤（鸿逵），四芝豹。有的还认为四人均是黄氏所生。今人的著作也多沿袭其说。但仔细推敲起来，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故宫保存的明清大量档案中，收有郑芝龙降清后给清廷的多件揭帖，其中屡称其“第四弟名鸿逵、第五弟名芝豹”。这出自郑芝龙之口，必无错误之理，证明郑芝龙最少应有五个兄弟，而芝凤（鸿逵）乃是四

弟，不是三弟，芝豹乃是五弟，不是四弟。芝龙本人，一般公认他居大（芝龙小名一官），芝虎居二也无疑问（郑鸿逵在《及春堂诗集》中也称芝虎为“仲兄”），既然芝凤居四，芝豹居五，那么还有一个老三又是谁呢？

清初闽南人江日昇所著《台湾外纪》一书记载郑氏历史最为详尽，但书中所提到的郑芝龙兄弟竟多达一二十人，有“十八芝”之称。究竟其中谁是同胞兄弟，谁是堂兄弟、从兄弟，甚至是海上结拜的兄弟，也含混不清。再查《石井本郑氏宗族谱》，其中虽记载芝虎是芝龙“二弟”，芝凤（鸿逵）是芝龙“四弟”，芝豹是芝龙“五弟”，但在芝鹏名下又记载是“虎芝兄”。由于前后矛盾，有的学者早已表示疑问，于是大家只好相信《东南纪事》等书的记载，认为郑芝龙兄弟只有四人。

现在，由于发现了《郑氏家谱》，才首次揭开了真相，多年含混不清的问题，终获解决。根据《郑氏家谱》的记载，原来郑芝龙的父亲象庭公郑士表娶徐氏，生芝龙、芝虎、芝麟、芝凤（鸿逵）四人，后娶黄氏，生芝豹一人。但其中老三芝麟早死，不为世人所知，所以在南明史籍和明清档案中当然也就没有一字记载。五兄弟之变成四兄弟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
另外，南明史籍中还有关于郑芝鹏、郑芝莞、郑芝彪等人的一些记载。南安石井郑氏祠堂中的“官阶总录”也有芝鹏、芝莞之名。关于郑芝鹏，过去我曾根据《王忠孝公全集》等史料，考证他就是芝龙的三弟，后因失守厦门，被郑成功所斩（载《中国史研究》1982年第2期“郑成功杀叔考”一文）。现在，既然发现芝龙的三弟是芝麟，我的考证显然有误，理应更正。

总之，根据新发现的《郑氏家谱》，我们现在知道：郑芝龙确实有五个同胞兄弟，其中芝龙、芝虎、芝麟、芝凤四人是同父同母，芝豹一人是同父异母。其次，论堂兄弟则只有郑士俦之子芝鳌、芝兰二人。其余都只能是从兄弟或远房的宗亲。因此，不论郑成功所斩的是郑芝鹏（《海上见闻录定本》主此说）抑或郑芝莞（《先王实录》主此说）他们都不是郑成功的亲叔或堂叔，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。

（上接第68页）

“建义侯林兴珠，镶黄旗汉军，无袭。”明崇祯十七年，即顺治元年（1644）清军入关，明亡。自1644年至1685年（康熙二十四年），刚好四十年，此时林兴珠与康熙面言兵事，参加抗俄。若林兴珠在崇祯末、顺治初是位二十五岁的明遗将，那么到1685年该是六十五岁的老将了。康熙说：“林侯南人且老”是有根据的，老者，年过花甲之谓也。

又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癸未（1690. 9. 29），林兴珠抗俄胜利回师之后，康熙皇帝下令讨伐噶尔丹之乱，其中提到：“林兴珠等官员，有愿效力者，令与火器营兵同行。如有劳绩，酌量提用，其晓谕之。”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46、20页）1685年到1690年，又过五年，林已七十岁了。七十岁，康熙还提议他上阵是可能的，因其“年老知兵”。可惜，此后的消息未查到，是否上阵不得其详。

以上判断如果合其大概，就可以推论，林兴珠生在明天启年间（1621—1627）死在康熙中期（1690年）以后。

③据王一元的《辽左见闻录》载：“乙丑，命建义侯林兴珠等率兵讨鄂尔多期国（俄罗斯一笔者），亦名老格。破之，降其众千余人，十月至盛京。”又《广阳杂记》卷一载：“康熙二十四年八月，建义侯林兴珠、提督刘兆麟，率福建藤牌手征罗刹国，胜之。”以上二条记载，互为注释。

④洋林传甲著《龙江旧闻录》第六章《水师营制考》第4页。民国三年，上海商务印书馆。

⑤以上洋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376，页10—12。其中乾隆曰：“闻奉天、锦州一带沿海地方，竟有闽人在彼搭寮居住，渐成村落，多至万余户。”